

廣州文史資料存稿選編

(五)

廣州市政協
學習和文史資料委員會
主編

中國文史出版社

封面题字 李勤德

封面设计 康 天



ISBN 978-7-5034-2144-0



9 787503 421440 >



廣州文史資料存稿選編

(五、軍政)

廣州市政協學習和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主 編 李齊念

副主編 楊麒祥

童元喜

孔淑儀

黃森章

呂燕梅

中國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第 5 辑, 军政类 / 广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8. 2

ISBN 978-7-5034-2144-0

I. 广… II. 广… III. ①文史资料—广州市—民国
②政治—历史—广州市—民国 ③军事史—广州市—民国
IV. K296.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200766 号

责任编辑: 许水涛 封面设计: 康 天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印 刷: 广州市政协机关印刷厂 邮编: 510105

装 订: 广州市政协机关印刷厂 邮编: 510105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1/32

印 张: 13.625 字数: 271 千字

印 数: 1500 册 插页:

版 次: 2008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全套定价: 330.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编委会

顾 问：朱振中 陈开枝 李勤德 平欣光 张灼民

主 任：李齐念

副主任：杨麒祥 童元喜 孔淑仪 黄森章 吕燕梅

委 员：李树青 纪可光 陈统四 王志雄 付广平

梁锦安 李齐念 杨麒祥 童元喜 孔淑仪

黄森章 吕燕梅 吴 裘 刘育青 易宏谋

于 迅

主 编：李齐念

副主编：杨麒祥 童元喜 孔淑仪 黄森章 吕燕梅

出版说明

一、《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的文稿，其内容和时间，原则是上起 1898 年的戊戌变法，下迄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一部综合性的史料集成，这些史料从不同的侧面展示或折射出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上半叶的广州地区历史发展中许多领域的具体情况，填补了在战乱时期无系统或无文字记述的空白，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富有历史价值的史实，为历史研究人员较系统、完整、准确地了解过去的广州提供帮助。

二、本书文稿是 1959 年至 1966 年和 20 世纪 80 年代征集的。是经历者、亲见者和亲闻者对历史事件和社会各方面的回忆记述。文稿中，有的作者标明了写作时间，没有标明写作时间的稿件均在以上两个时期里撰写。

三、本书文稿是广州市政协历年征集到的，累积有 900 多万字。这次从中筛选整理编辑成近 300 万字的《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全书分 10 卷，其中军政类 5 卷、文化教育类 2 卷、经济类 1 卷、社会类 1 卷、华侨宗教类 1 卷。各分类的内容编排基本上以时间先后为序。

四、本书文稿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稿中的时间、地点、人物和事情经过，除明显的错漏改正之外，都依照原文不作改动，忠实于史料的原创性，保持“三亲”（亲历、亲见、亲闻）的真实性。模糊不清，辨别不出的文字，则用空格（□）处理，以真实的历史素材提供给读者。

五、由于提供史料的作者有着不同的经历。在撰写史料过程中的角度也不同，对同一历史事件的看法可能会有不同的记述。在选编时采取“多说并存”的原则，这是保留人民政协文史资

料特色的一种做法。

六、本书从2003年6月30日召开第一次编委会会议开始清理、整理，编辑、编审、编校、终审，直至2007年10月完成终审工作。

七、前后参加本书整理和编辑工作的同志有广州市政协原副秘书长吴茂信、卜爱清，原广州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周东海、袁正雄、雷德岩、吴重庆，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陈泽泓。（下列同志按姓氏笔划排列）马平、尹香女、刘伊兰、朱泽戊、李火生、李孝坚、陈润祥、欧安年、曹先垣、曹庆华、黄宥人、康爱平、萧海英、熊文芳、廖建军。

八、由于库存史料的稿件存放日久，稿纸霉变、字迹模糊。清理、整理、编辑的工作浩繁，且受时间的限制，遗漏与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见谅，敬请读者不吝斧正。

广州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

2008年5月

目 录

清代广州的接官亭、法场地与万寿宫	司徒瑞(1)
《清代广州驻防汉军旗的历史》一文的补充	杨绍权(4)
清末广东州县官署的“幕客”及房科、差役、官仆的概况	林 仁(11)
清末至抗日时之广东舰艇	赖祖鑒(33)
洪秀全之侄成福惨遭杀害之侧闻	林 祥(35)
洪仁玕在广东的革命活动	林鸿暖 张运贤(36)
冯子材抗法国之所闻和郑孝胥屠杀桂省人民的经过	区仲坚(45)
广东军事历史的沿革	林 祥(47)
“肇和舰”起义讨袁与陈可钧之殉难	赖祖鑒(54)
北洋军阀张宗昌之死	无名氏(56)
广州满州八旗兵制由清代至民国的变迁	司徒瑞(59)
“十月革命”到中国之后	魏肇厘(61)
无政府主义者在广东活动的一鳞半爪	郑佩刚(62)
无政府主义者活动片断	邓警亚(74)
从刘思复谈到晦鸣学舍、心社和《民声》.....	陆丹林(76)
“无政府主义”活动在广州	张日池(87)
关于“角田事件”的内情	区剑涛(90)
陈欣庸之死	龚志鑒(92)
陆丰县灯塔炸毁事件	陈佳东(94)
刁作谦与外交	陆绪熙(96)

黄兴在何处断指	凌仲冕(99)
行刺廖仲恺的有关内幕	刘希孚(100)
我参加廖仲恺先生追悼会之回忆	张家庄(102)
抵制美货运动	陆绪熙(104)
梁珠母子合歼日敌	高鸿藩(106)
缅甸战争回忆片断	刘永富(107)
农工行政机构的创始	凌仲冕(112)
“政学系”在粤扩张势力的开始	区仲坚(114)
刘杨时代广州的黑暗统治	黎思复(115)
广州训练宣讲人员的创始	凌仲冕(117)
陆军一五三旅北上参加内战定陶覆灭记	肖秉钧(118)
有关黄慕松、李汉魂两个省政府之我历	罗翼群(122)
“四·一二”大屠杀时广州酒楼茶室工会被围实况	梁心清(128)
江固士兵夥匪劫舰记	赖祖鑒(140)
李福林其人	赖祖鑒(143)
李福林二三事 杨绍权 谭礼庭 贺文杰 纪汝贤等	(147)
魏邦平与马慎堂	韩 锋(151)
邓铿的命运与背囊有关	韩 锋(153)
温建刚之死与陈立夫	周 哲(155)
我所知道的梁寒操	涂 成(158)
陈孝强其人其事的补充资料	南 镇(163)
何民魂其人其事	张衡夫(165)
陆荣廷与秦步衢	韩 锋(176)
杀害李大钊的首凶王振南	汪祖泽(178)
方振武和王季文被蒋杀害的真相	刘熙众口述 吴锡祺整理(179)

回忆燕塘军校	陈曼湘(183)
回忆广东军政大学	龙加林(187)
“南堤小憩”揭秘	黎思复(193)
商团事变见闻忆述	梁福文(194)
广州商团事变真相	张泽浦(197)
美国人的情报机构——南方商业专科学校	秦 钧(200)
《〈我所知道的陈廉伯的几件事〉补订》一文再补充	
.....	邓警亚(205)
区厦民烈士的生平事迹及其殉难经过	徐舜英(206)
汉奸褚民谊来广东的前前后后	杨绍权(211)
广东炮台的一些史料	许耀震(216)
武昌起义时“北军”吃第一个败仗纪实	韩 锋(218)
《惩戒场回忆片断》一文的补充	骆 亭(220)
石井兵工厂简史	佚 名(226)
广东省水陆缉私总处忆述	赖祖鑾(228)
姚礼修其人及国立广东法科学院倒姚风潮	
.....	昭远口述 黄国祥整理(231)
苏俄鲍罗廷夫人自粤返俄中途被捕经过	汪祖泽(238)
留学日本法政速成科毕业生与国民革命之关系	汪祖泽(240)
东路讨贼军成败始末记	周 哲(242)
广东省训练机关结业学员联络站	刘方如(258)
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杂忆	汪祖泽 莫擎天(263)
光复前后广东妇女参加同盟会活动	赵连城(268)
回忆“一二·九”时期广州的学生运动	钟柏瀚(281)
广东荣誉军人教养院随抗战胜利而撤销之经过	周易康(315)
第七战区游击干部训练队概况	钟顺源(319)
广阳守备区指挥部见闻	麦思敬(325)

1924 ~ 1927 年司法服务杂记	张泽溥(336)
民国后期财政部派系点滴	严显郁(340)
1931 年广州“永汉事件”	陈 波(354)
美国财阀企图攫夺粤汉铁路	吕 适(358)
美国政府拉拢中国知识分子的戏法	陈 朗(360)
水上缉私泛谈	赖祖鑒(362)
孙元良之漏网	曾时澜(364)
陈、吴勾结的说客刘大同	杨绍权(365)
旧社会广州司法枉法腐败行径种种	卞震球 沈振中等执笔(368)
死于职守的广州记者	陆丹林(384)
解放前夕的广东警察协会	钟顺源(388)
抗战期间公路管理机构 and 汽车运输组织概况	白海东(398)
抗战时期的军运机构西南运输处沿革	白海东(405)
建国滇军来粤和失败之始末	李 墉(413)
我掩护佟康臣在襟江楼炸马存发的回忆	唐颂南(417)
对唐颂南《我掩护佟康臣在襟江楼炸马存发的回忆》一文 的意见	罗翼群(425)

清代广州的接官亭、法场地与万寿宫

司徒瑞

清代由皇帝钦命来粤做官的大员，抵穗时，必须由省河的天字码头登岸，距离码头数十步，有一椽四方形建筑物，这就是“接官亭”。

新官上岸，先到该亭略事休息，然后排列仪仗，乘坐绿呢大轿，前呼后拥，抵达自己的衙署。到接官亭迎接新官的僚属，排班向新官屈半膝请安，叫做请“圣安”，意思系向当今的皇帝请安问好，否则即视为“不忠”。

辛亥革命前农历九月初四日，衔命来粤之广州将军凤山，即在接官亭附近的仓前街，被炸殒命。嗣后广州开辟马路，接官亭全部拆毁，遗址不可复睹。现在北京南路虽尚存有接官亭的街名，但实际并非昔年之接官亭旧址矣。

至于“法场地”，也有一段历史，清朝南海、番禺两县，处决死囚，均在该地执行。广州的市民，都叫它做杀人地，地址在今珠光路口附近的一块旷地，这块旷地，经常有很多黄泥制成风炉在此曝晒，所以广州市人咒骂人就说：“你快的去睇风炉啦。”就暗指你快要杀头的恶毒语。

清代处决死囚，分为两种办法：一种是犯了“十大恶”的罪囚，就“斩立决”（即立即执行的死刑）。一种系“斩监候”（即经过秋审才执行的死刑）。所谓秋审，即每年秋季由本省的按察司（一省最高级的民刑长官），将定案的死囚罪状，奏请刑部审核，嗣奉到批准的复文，才能执行，所以叫做“斩监候”。

南、番两县处决死囚，有一种“模式”，即处决之前，先将死囚提堂，验明正身，宣读罪状，并赏以酒肉和包子，令其最后饱餐一顿，然后捆绑辫发，杀头必须将辫发拿开，故此，刽子手将死囚的辫子束在头顶，挂一块小竹排，写上该囚的姓名，以免头落地面难以辨认（因每次同时处决的不止一人）。

当时广州并无马路，囚犯由县府押赴刑场，要经过好几条街道，所以用一个小竹箩置囚犯“坐于”箩上，由两人肩抬而行，监斩的县官，乘轿殿后，卫兵在前后警戒。由城内出大南门到达珠光路附近之法场地，炮声一响，令箭一挥，刽子手立即开刀，顷刻之间，囚犯身首异处。这块法场地，不知诛戮多少囚徒。现在该地虽仍名法场，但已非昔日刑人于市之场所矣。

现在本市文明路的工人文化宫，就是清代万寿宫的旧址。封建皇朝，遇到国家庆典，如皇帝大婚与及皇帝、皇后或皇太后的诞辰，全城文武官员，即穿着吉服（普通叫做花衣，与平时所穿的蟒袍不同绣纹），鸣锣开道，前赴该宫行礼。

万寿宫里面正座，供奉着一个蟠龙木牌，雕刻很精美，中间写着“今上皇帝万岁，万万岁”的楷字，文武官员即向该牌行跪拜之礼，并有赞礼员恭立一旁唱礼，官员磕一个头，他就唱“一叩首”，磕第二个头，唱“再叩首”，磕第三个头，唱“三叩首”，待叩完三次，即唱“礼毕”。

行礼时，更有乐队奏乐，并燃放礼炮，仪式极为隆重。现在开辟为劳动人民共同游乐的文化宫，已非昔年统治者一人独占的禁地，这更充分地反映出新旧社会的阶级对立和地位的悬殊。

本市附近东堤的地方，有一条八旗二马路，这条马路之得名，系因为该处在清代有一间“奉、直、东八旗会馆”。这会馆系奉天（辽宁）、直隶（河北）、山东三省的八旗官绅所创建。很多人不知底蕴，误为系广州驻防八旗军队的会馆。

这间会馆，使用权专属于“奉、直、东”三省的达官显宦，他们请客宴会，就在这里大排筵席，开怀畅饮，只要大老爷肠肥脑满，那管小百姓鸠形菜色。

广州虽有八旗，但对于该会馆是不能利用的，迨后清室灭亡，继而广州又建筑马路，该馆即由政府开设，现在广东省航运厅的办公地址，大部分系八旗会馆的前身。

1963 年 8 月 21 日

《清代广州驻防汉军旗的历史》 一文的补充

杨绍权

清代满汉八旗之来广州驻防，200 余年间，由于政治职守、驻防区域、风俗习惯、语言音调等不同于本地人，故彼此之间的距离颇大。作为广州历史掌故，可以说是一项特点。我撰写《清代广州驻防汉军旗的历史》一文（刊《广州文史资料》第七辑），出发点即在提供一些资料，供历史家、掌故家们的参考。当时曾参阅了《广州驻防八旗志》和访问了几位旗籍的耆旧，都是“屈指算来无几个，碑题应自作征君”的老人，如不从其当中抢救史料，则将来的真实史迹，将更荒芜了。不过耆老们的回忆，挂一漏万之处，在所难免；而以讹传讹之点，亦不能尽无。现承上海师大钱实甫同志驰函提出《志疑》若干点，除关于历史上学术研究的问题（如满汉八旗来源、努尔哈赤时期的社会生产方式、上下四旗的顺序……）已直接复函钱实甫同志加以商榷外，并将继续发掘出来的历史资料，作为前文的续篇，写成此文，以作补充和更正。钱实甫同志对文史资料的重视，和他对历史问题的钻研精神，实在使人钦佩。特在这里表示对其提出宝贵意见的感谢。

在清代 300 余年统治中，不论是关外或关内时期，“满汉八旗”原是一胎孪生的两兄弟（广州没有蒙古八旗驻防，故云），及至辛亥革命以后，方从政治上脱离这种关系。我写前文时，本

来计划同时介绍满、汉八旗的历史的，由于“满八旗”还有民族因素、民族风习、民族宗教信仰等关系，历史的牵涉范围比较广，资料比较复杂，因而单独抽取了汉军旗部分，作一介绍，这是应该附带说明的。

一、清代旗兵卫戍广州城的情况

在乾隆二十一年（1756 年）以前，广州只有汉军驻防，当时与“绿营”的兵丁，分别守护广州城。及至满洲八旗到广州之后，对卫戍广州的防务，即和汉军八旗分段负责担当。当时共设有城防堆卡 40 处，满洲八旗负责城南八个堆，汉军旗负责城西八个堆。其余 24 个堆，在城的东方和北方，则由“绿营”兵丁负责。各城堆除经常派兵驻守外，并由满、汉各旗派“领催”5 名，每夜轮班巡查。至于“旗下街”和“满洲街”，则由满、汉八旗的每两班，设立一个岗哨位，叫做“官堆”，满、汉各负责 4 个堆。每堆轮派两旗兵员共 5 名防守。此外各街道设立栅栏共计 91 道，其中满洲街 83 道，旗下街 53 道，每道每班派兵 2 名防守，既是军队，也兼警察的职责。由于旗兵是现役的军职，大受军纪的限制，未经核准不得远离驻防区域，以免“贻误军机”，因此在下班休息时一段时间，也多数在附近的茶居饮茶。由于经济条件所限，长时间在茶居“叹茶”，只能“一盅一件”，所以旗下街内的小型茶馆特别多。它们只准备一些价廉糕点，如咸糕、油条、肠粉之类，不像本地街的茶楼那样大肆铺张，什么“精美糕点”。满、汉八旗兵丁，初期的生活还过得去，自鸦片战争以后，货币不断贬值，物价日渐高昂，而钱粮配给的数字始终未变，所以生活亦极艰苦。限于制度规定，旗下满人又不能兼营商业，所以家庭妇女只能做些“女红”来弥补家用。旗下妇女精于刺绣（她们称之为“做繙”），一直传统下来，成为她们

的专长。在清代末年，有些旗兵的生活实在过不下去，他们把领到的官盐、禄米出卖，以维持生活。因为他们穿的官衣肥大，容易隐藏货物，就在城门卡堆守卫的时候，公然做起小买卖来。这也可以说明清代末年的经济紊乱和政治腐败的程度。

二、鸦片战争时期八旗兵抵抗英兵侵略的史迹

从康熙末年到道光初年的将近两个世纪中，全国人民展开“反清”运动，不断出现于东、西、南、北各地，但广州城内，则极少波及。作为军队，八旗军却养尊处优，没有经过战场上的考验，因此，在这一段时期，驻防广州的满、汉八旗军，才以“国家军队”的姿态，担当着守城、护海的责任去和英国侵略军作战。初时，八旗军只有陆军部队。到了“海事嚣张，夷人叵测”的帝国主义企图侵入时期，八旗军也增加了“水师营”和“炮台营”的组织。其具体的抗英战绩，也是爱国主义的表现，有如下几件较大的事件：

1、道光二十年（1840年），英军潜踞永康炮台，协领董明文率所部汉军迎战，奋勇杀敌牺牲。

2、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英人攻陷虎门炮台威胁广州，八旗兵在城上防守。4月5日，敌从坭城直逼大北门，城上汉军八旗兵用大炮攻其前队，并以步兵分队出城堵截，击毙侵略军甚多。这是一个和三元里农民武装共同会合作战的战役。这时许多汉军子弟没有袭得军职的，也抱着反抗英夷的决心，自动参加作战。

3、八旗水师兵驻守凤凰岗、沙角、盛远各炮台。敌舰驶入内河，凤凰岗炮台发炮击沉一艘敌舰。同时，又有敌舰自乌涌冲入，汉军旗兵崔国潘燃巨炮击之，中其巨桅，全船起火。敌人亦以炮火猛攻炮台，并强行登陆。台陷，崔国潘等皆牺牲。